

■程建华

东方的一道亮光才将黑幕剪开个口子,父便一骨碌翻身起床了。

父咣哪一声打开木门,抬头看看天,绕院走了一圈,回到屋里,起灶、烧水、洗脸、刷牙,凑在镜子前,龇牙咧嘴,用一把磨得锃亮的旧剃刀嚓嚓刮胡子。父在屋里来来回回,脚跺着地,蹬蹬直响。

鹅儿才在枝头唱响第一嗓子,父已出了院门,他高昂着头,迎着晨风,短发如矛,一根根刺向天空。父双手拉着大板车,骄傲得像一位奉旨出征的大将军。

记忆中,父从未如此惬意过。昨天黄昏,红彤彤一轮夕阳刚坠入江中,父接到姐托人捎来的口信,姐让父今天起早点儿,赶去长江边上的三号码头接她。父早早睡下了,却躺在床上数了一宿羊。

姐一开春便去江南了,江南的春茶熟得早,姐和江心洲的一众小姐妹上江南采茶去了。

江心洲阡陌交错,沟渠纵横,五谷丰登,是个人人向往的鱼米之乡。

江心洲四面环水,洲上人家,房前屋

后,只长些细脚伶仃的灌木,这些个树木,做洗衣板、做棒槌,做柴禾也还将就,却做不得一件像样的家具。

江心洲的风俗,出嫁的姑娘,偏要带足洗脸盆、洗脚盆、洗澡盆、手拎桶、子孙桶、木箱、木橱、木柜,缺一样也要叫人笑话。

姐出嫁的日子定下了,就在立冬。父正犯愁,姐自告奋勇去江南采茶。春尽,姐将采茶的工钱就近换了木材,今天就能运到江边。父再矜持,那浑身的兴奋劲儿却怎么也藏不住了。

江心洲离江边三号码头四十里地,平日里,父迈开双腿,哼唱几段戏词就能赶到。可今儿,父走出几里地后却越走越疑是近疑,小半天了,天不见亮,路上也没一个人影。父顿了顿,缓过神来,才发现是起雾了,四下茫茫,只看见眼前一小段路。父怕误了事,拖着板车,脚下加紧,一路分辨着往前走。

父气喘吁吁赶到江边时,已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他来不及抹一把汗水,径直奔到三号码头。父站在台阶上,放眼一

盼

望,江上白雾漫漫,隐约听到有人说话,却什么也看不见。父急了,跑管理处去问,却是大雾漫江,江南的渡口停运了。

父一颗忐忑的心暂时放下了,转身将板车停靠在码头边上,顺势躺下。头一夜没睡好,又慌里慌张跑了一早,父的确累了,一觉竟睡到了半下午。父睁眼看时,大雾散了,江上波光粼粼。父问了一个路人,说江南的轮船得明天才能到了。父没说什么,倚着车尾坐了下来,心说:我不管你么会子来,我只在这里等着。

太阳又坠进江里,天已昏暗,江风一荡,父打了个哆嗦。毕竟还是晚春,父出门匆忙,未带多余的衣裳。父想了想,江边熬上一夜倒无妨,只是明天还要拉一车木头回去,空着肚子怕是不行。父沿江找了家小卖部,买了一兜花生米,听见夜风声,眼睛不由落在一排花花绿绿的酒瓶上。

父回到码头,心里一下就踏实了。父见繁星满空,江面闪闪烁烁,忽然觉得生活更有了盼头,因为天一亮,女儿就要带着打嫁妆的木头从江南回来了,到时就能

风风光光出嫁了,他也会成为洲上最有面子、最有光彩的父亲……父独揽星河,越想越美,饿了就嚼几颗花生米,冷了就抿一口酒。这瓶装的酒清爽、浓郁,不似平时喝的散酒辛辣,才咽下喉,倍觉浑身暖和,口有余香,父抱着酒瓶,美不自胜。

呜——一声汽笛唤醒了父,父睁开眼,天已大亮,码头上人影纷沓。父急忙起身,朝江上望去,一轮红日正从江面冉冉升起,映得满江通红。江南来的轮船,正款款停靠在码头边上。父拎着酒瓶,箭一般朝大轮奔去,父生怕与姐擦肩错过了。

“父——”父吃了一惊,好熟悉的声音,父抬头一看,姐正站在甲板上,俯身船舷,使劲朝他招手。姐肩披霞光,长发飘飘,像刚从江上归来的仙女。姐的身后,一堆圆滚滚的樟树段子,码得像小山一样壮观。

“哎!”父响亮地答应一声,仰头喝尽了瓶里的酒。父胸口一暖,两行热泪就滚落在沟壑纵横的脸颊上。

■陶琦

行为艺术的香蕉

前几年在美国迈阿密举办的巴塞尔艺术展上,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用塑料胶布把一根香蕉粘贴在墙上作为展品,命名为《喜剧演员》,售价12万美元。颇具喜剧效果的是,还真有人愿意掏钱购买,很快就卖出了两版,但卡特兰随后用同样手段布置的第三版香蕉,被一个看不过眼的行为艺术家扯下来吃掉了,避免其继续“恶搞”败坏艺术的严肃性,导致展会须加派警力看护更换后的第四版香蕉。

这件事情的好玩之处,是观众对同样东西的共鸣点各异。花12万美元买香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创意,买下香蕉,自己就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而且该艺术品附有一份由作者提供的价值证书,以后买家只需不断更换香蕉,就能作为藏品保值升值。

但大部分人都认为此举是在嘲讽和奚落当下的艺术,明明就是一根普通的香蕉,却被掌握了话语权的人自命为高雅艺术,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傲慢态度,是在毫无底线地“收割韭菜”。由这一争议事件,让我想起齐白石刚成为“北漂”的时候,想用自己画的一幅白菜图与卖菜的小贩换两颗大白菜,却遭到对方的白眼轻视——若是艺术创作不受认可,作者与观众之间就无法形成基本的沟通。

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一百多年前,曾在艺术展上用一個挂便器激励众人去重新思考艺术创作形式,经此发端,不少玩艺术的人都笃信高深的艺术情境无法直接呈现出来,常采用极端的表达形式阐释自己的创作理念。如列依的妻子小野洋子邀请观众上台,用剪刀把她身上的衣服一片片剪碎;俄国艺术家彼得·帕弗伦斯基用针线把自己的嘴巴缝合起来。

其实在我看来,最成功的艺术,就是把日常生活景象引入到作品中,大道至简,予人启示。南宋时,大儒魏了翁为了抬高理学声望,吸引更多追随者,极力反对释道学说,在学界引发巨大争

议。有人编导了一出行为艺术嘲讽他,由一人假扮成儒生,手拿一只道具白鹤在京城临安的繁华大街上招摇张扬,吸引了大量路人围观。

负责捧哏的人上前请教其姓名,答“钟庸”。又问他手上所持何物,答“大鹤”。两人相携到旁边的酒家共饮。儒生的食相极为粗鲁,风卷残云般把一大桌酒菜吃了个罄尽,吃完后便醉倒在地,几个大汉也抬他不动。捧哏者鄙夷骂道:“说什么《中庸》《大学》,吃了酒食就一动也动不得了!”虽然没有公开指出相关人物的姓名,但旁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嘲讽魏了翁为了抬高儒学贬低别家的学说,吃相难看,失尽风度。

毛姆说,艺术家没有借口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如果不能放下傲慢,用平等的立场愉快地面对外人,就是个笨蛋。相比售价12万美元的香蕉,有两个与香蕉有关的新闻故事,虽然纯属无心插柳,但在行为艺术的展示上,却更显成功。一是新冠肆虐期间,美国德州哈利斯县的行政长官签署口罩法令,要求本郡10岁以上的居民都必须佩戴口罩30天,不遵守规定会被罚款1000美元。

可是,口罩不足买不到怎么办?主管部门规定人们可以在家自制口罩,用围巾、头巾或一块布改制都行。然而工作人员忙中出错,把头巾(bandana)拼写成了香蕉(banana),于是当地马上有居民在脸上戴一个香蕉出门,以此嘲弄这一法令如同儿戏。那种滑稽场面,既反映了社会信任危机达到高峰值时的症状,也装点了疫情下灰色单调的城市面容。

此外,国外一个父亲为了测试两岁女儿的反应,故意送给她一个“史上最糟糕”的新年礼物——用包装纸随意包了一根香蕉送给女儿,没想到女儿拆开以后却表现得极为开心,手舞足蹈,宛如美丽的天使。看过的人无不被童心的美好感染,甚至会由此想起卢梭的一句话:人类正是因为从孩子长起,所以人类才有救。

■刘强

多吃一个月粮食

今年农历闰二月,对于农民来说,好像时间的脚步变缓了。我想起小时候一个有闰月的年份,母亲曾说:“今年省着点过日子,要多吃一个月的粮食。”

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常以农历记事,在她的时光概念中,每当有闰月的年份,就是一年十三个月。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扛起塌了天的家,犁田打耙、午收秋种,把所有的泪与汗都融进了故乡的土地。依赖种田生存,收入微薄,还要抚育三个子女,母亲唯有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持家度日。村子偏僻落后,那时还没通上电,把收获的水稻磨成大米是相当困难的事,要用板车拉到十公里以外的镇上加工,一天下来让人精疲力尽。如果遇到连续雨雪天,此项工作更要提前计划,否则家中可能无米可炊。因此,按时准备食粮是母亲必须考虑的事情。

数着日子吃粮,是艰苦岁月里的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古人早言之。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贬黄州初期,生活困顿,温饱都是大问题。他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

每份一串分挂在住所屋梁的三十枚钉子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东坡先生一面量入为出、节俭度日,一面开垦荒地、生产自救,靠着勤俭让他走出了忍饥挨饿的人生窘迫期。同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的范仲淹幼年丧父,饱尝辛酸。他在醴泉寺僧舍读书时,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却后用刀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为食,然后将腌菜、酱菜之类切成碎末,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拌粥,如此这般生活了三年。这就是范仲淹“划粥断齑”典故的由来。

多吃一个月粮食,就多一层对生活的热爱;多吃一个月粮食,就多一个月奋斗历程,生命就多了一个月的精彩。细想起来,人生还是多赚了一个月的岁华。

“仲春闰月天声佳,天岂有意迟群葩。天公正为老人设,剩添一月延韶华。”是啊,正如南宋诗人姜特立所说,闰二月仿佛是天公专门为老人设置,多增加一个月的寿岁。如今,日子富足了,愿天下饱经沧桑的老人都健康、长寿、幸福,不再为“多吃一个月粮食”而忧虑。

■胡加健

山溪和鸣见菖蒲

那年冬日的一个午后,一位老友约我品茗,临别时特地送我一盆水草——准确讲,是一个精致的小花盆中矗立着一块溪石,岩壁上珠联璧合般长着一株傲然挺立的草!

看我叫不出草名,老友提醒道:“这就是菖蒲!”

菖蒲?这就是屈原笔下的灵草?!这不就是儿时就认得的寻常水草?它们在欢腾的山谷深涧中静默着,墨绿的草叶如翠竹般傲立。

母亲告诉我:“这溪韭,老家苍山顶的山溪中随处可见。”

溪韭?难道溪韭即菖蒲?查阅古籍果有“菖蒲叶如韭”之说。

没过几个星期,我突然发现盆中多了一丛根粗叶盛的菖蒲,甚至已然遮掩了老友送我的这一小株。正想问是谁主导了这一场“喧宾夺主”?一细付,这应是母亲的杰作——见我喜菖蒲,一定是母亲回老家后,采自山溪中!

一问,正如此!

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忙碌,我忙得差不多忘记了这盆菖蒲。等到再去看看它,发现依然郁郁葱葱,花盆中还是清水盈盈。这,必定是母亲每天在坚持换水,照料着菖蒲。

菖蒲它认人啊!到后来,朋友送我的这株小菖蒲不知不觉“归隐”于无形,而母亲手植的来自老家苍山顶的山溪菖蒲,愈来愈生机勃勃!

母亲说:“菖蒲灭,菖蒲生——你想想不是这个理,势单难免力薄,后继应当有人哪。”

也对,这就是我母亲,尽管大多数时光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者,然而当年也念过不少书,许多时候她老人家亦是思考者。养菖蒲,母亲远比我先见之明。

人有情,汲取高山流水精华的菖蒲和草木,亦是有情有义!壬寅年春夏之交,母亲再一次在劳作中骨折,我们兄弟俩获悉后急忙送母亲住院,谁料疫情不幸降临小城,母亲被“困守”在医院中。更为晴天霹雳的是,大医精诚的骨科医生致电告知,我母亲身体内脏有两个部位需赴省城大医院深度检查!看

来,这位几年前就接诊过我母亲的好医生当时所提醒之事竟已然“不约而至”。那回,母亲在种满高大覆盆子灌木的田坎上劳作,一脚踩空不幸从三三五高的田坎上跌落至岩丛间。刚从外地挂职归来的我闻讯,用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驱车在山野间盘旋。见到母亲后,只见她被两位留守在老家的婆婆搀扶着,整个人已然无法站立。救母心切的我当时顾不上多想就让母亲平躺在汽车后座上急送小城医院。后来医术高明的接诊医生提醒我,出现伤及脊椎的严重情况必当叫救护车为上,不然稍有不慎或有永远无法站立之忧。也是心善的母亲福大命大,她敬天敬地敬草木,至今犹记得每每她带着干饭在山野之间劳作,每到饭点自己先不吃,总是撮取饭菜虔诚地撒于山野上,用最朴素的方式恪守着对天地和草木的敬意;天地有灵,草木有情,当母亲不幸坠入岩丛的一刹那,应该是遍布山野的无比柔韧的青草,有如神助一般在最危急的时刻缓解了撞击力托住了沉重的身躯,母亲得以在术后能够重新站起来。只是,腹部那一根根肋骨骨折后的“碎片”顽固地“扎根”于母亲的内脏,隐隐地带给我们无尽的忧虑。躲不过的事情迟早还是来了——等小城疫情散去,我急送母亲赶赴省城,回来后这从山溪菖蒲已然……母亲获悉后,淡然地说道:“万物皆有定数!”“母亲为我们受了大半辈子的苦,遭了大半辈子的罪,这菖蒲应是在替母亲受罪吧?”我在心里默想着、祈盼着。

自省城归来在老家安顿好虚弱的母亲后,回小城前母亲叫住我。原来,母亲托父亲重新挖了一大丛来自老家苍山顶的菖蒲,那浓郁的叶片丛中仿佛氤氲着山间雾气……

既然是端午前后,料想家家户户马上要悬菖蒲、挂艾叶,而我只想早点赶到位于小城的蜗居,顺着母亲的心意,恭恭敬敬地种好这菖蒲。

此刻,老友送我的这盆菖蒲郁郁葱葱,重焕勃勃生机,我时而与之对望,时而凝视远方,置身时光的罅隙里,恍惚间山溪和鸣见菖蒲……

■王轩妍

那是一个周末的清晨,天阴沉沉的,原本就安静的小区更加空空荡荡,我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穿过小区大门,朝着图书馆的方向前进。眼看着天上的乌云像是被什么咒语召唤着,逐渐从四面八方向我的头顶聚集,心想着现在街上人少车也少,要是能赶在倾盆大雨下来之前赶到图书馆就好了。想着想着,我蹬着踏板的不自觉地快速运动了起来。

转眼,骑车来到了一个上下坡,正当我吭哧吭哧到达最高点,一眼望去,居然长长的下坡路上没有一辆车也没有一个人。“这下可以体验一把飞驰的感觉了!”我心里想着,带着这颗准备放飞的心,双脚向两旁一伸,飞奔而下,像是在跟这个世界宣告:我就是那个风一样的少年。

■章文花

小时候住在乡下,家门口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橘园,像山上的树林一样幽深、静谧,尤其夏天,幽绿幽绿的,像风、像河水的颜色。

幽深的橘园里长满了故事,而我,是在故事间穿来穿去的小孩。

橘园留给我的印象是温馨而甜蜜的,就像是橘子的味道。

金秋,黄澄澄的橘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就像橘树上长出了无限多的太阳!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摘橘子了,把家里的家什整理挪到一边,腾出一大片空地来放橘子;赋闲在家的箩筐也被清理干净,雄纠纠气昂昂准备奔赴丰收的“前线”了。摘橘子时,挂一竹编或藤条编的篮子在粗壮的枝干上;把剪下的橘子放进篮里,差不多放满了,再把这一小篮橘子提下来,倒进候命的橘树下的大箩筐里;列队在橘园里的大箩筐都装满了,再浩浩荡荡地往家送。家家户户往家送橘子的场景,那是橘乡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仿佛整个村子都随着橘子晃动起来。

剪橘子是个技术活,剪刀要锋利,要达到剪一下就能把橘子剪下来。剪的时候,左手托着橘子,右手握着剪刀,

正当我体验着“飙车”的快感之时,突然从路边蹿出来一条野狗,我车把一带,躲不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嘭——”的一声,随即,已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眼前一黑,仿佛看到了天上的星星。等醒过神来,脸一下子红了,真丢人,偷偷地瞄了一下,还好四周无人,我“噌”的想赶紧爬起来,可右腿竟然有点不听使唤,腿部随之传来阵阵疼痛,低头一看,腿上流出了鲜红的血液,还混合着泥土和沙子。看着地上断成两截的链条,思考着今天该怎么回去,回去怎么和爸妈交待。此时此刻的我那么无助,眼前一片茫然,情绪异常低落。

“小伙子,你没事吧?赶紧看看,伤到哪里没有?”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只见他关切地问着,一边急忙把他的电瓶车停在一旁,一边从车

尾的箱子里使劲翻找着东西。这时,我才意识到来自右腿的一阵剧痛,显然是摔倒在地时擦伤了。“需要送你去医院吗?要不然你先感觉一下,能能动吗?”大叔一边问着,一边从箱子里拿出酒精和棉签,仿佛在等待我的回答,是就地医治就行还是需要火速送往医院。见我正努力地爬起来,大叔连忙上前搀扶了一把,我瘸着腿走了两步,应该无大碍,大叔上前帮我清洗并擦上药,一边上药一边叮嘱着:“回头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保险起见么!对了,还能骑车吗?恐怕得推回去了,还是赶紧联系下家里人过来接一下吧!”大叔嘴里嘟囔着,眼睛下意识地朝自行车瞥去。“链条断了,需要你帮你装上吗?”大叔问道。“嗯……”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小心思,既想让他帮忙,又不好意思说

橘园往事

重要的一部分,外表光鲜亮丽的卖相好,一般舍不得吃,要吃就吃那种被太阳晒焦了,乡亲们称之为“铜皮”的橘子。

如今,我早已忘了那个最大最黄最漂亮的橘子的味道,但大爷说的话仍记忆犹新。

更小一些时候,冬天的一个清晨,感觉空气不同寻常,异常清冽。父亲叫上我出门,父亲极少这么早叫我出门。打开门的刹那,一个从未见过的洁白的世界映入眼帘,天和地都是白的。我新奇地跟在父亲后面,一脚一脚都像踩在白云里。“云”差不多没到了我的膝盖。父亲带我拐进了去往自家橘园的小路,那是一条生长在童话里的小路。橘园里还没有人,非常静谧,仿佛能听见树叶落在雪地上的声音。父亲握着被雪压得弯弯的树干,轻轻地摇晃,雪像睡醒了,纷纷扬扬……那天清晨,我和父亲像是童话里的主角,被一场如白云般的大雪爱过、吻过。

后来,再也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了!

后来,我又见到了一座完全不一样的橘园。那是一个元宵节,吃过元宵后

天就黑了。母亲进进出出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干嘛。最后一次,她叫上了我,在我的手里放上了一袋跟手掌差不多长的蜡烛。出门后,我惊呆了!眼前是一幅奇异的景象:橘园里灯火摇曳,明明灭灭,闪闪烁烁。走近了看,每一棵橘树下都插着一根点燃的蜡烛,一簇簇小火苗在微风中舞蹈,撞开黑夜,带来一片明亮。这火苗的颜色像极了橘子的颜色。我们来到自家的橘园,母亲蹲下来,用身子挡住风,开始点蜡烛,烛光中的母亲神情庄严肃穆,嘴里还念念叨叨的……我帮母亲把蜡烛插进泥土里,也学着母亲念念有词:保佑我们家橘子丰收,平平安安……母亲说,这叫“点间间亮”。这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见“点间间亮”。

黄岩是蜜橘之乡,为世界柑橘原产地之一,具有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无论是作为唐代进贡的乳橘,还是现如今黄岩蜜橘的“筑墩栽培系统”被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千百年来,橘子早已成为一方地域重要的文化符号,橘子的形状是与生俱来烙在橘乡儿女灵魂深处的一枚金黄的印记。